

外国长篇
小说名著
精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49581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

•《幻灭》

•《死魂灵》

•《基度山伯爵》

1841—1844卷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

1841—1844 卷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69 千字插页 2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ISBN7-5080-0367-5/I·370

定价:20.00 元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编辑委员会

总 编 辑 王智钧 林建初

特约编辑 郑云鹭

执笔撰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志成	王金陵	王光明	史铁生
石钟山	母国政	叶 辛	孙幼军
孙绍振	刘 恒	刘毅然	刘庆邦
刘登翰	毕淑敏	朱晓平	朱苏进
许谋清	肖复兴	肖云儒	陈 放
陈 村	陆星儿	陆天明	李功达
张抗抗	郑万隆	范小青	赵长天
赵丽宏	陶 正	凌 力	袁和平
黄蓓佳			

责任编辑	倪友葵	徐 军	徐金廷	王 涛
	高 苏	赵晓燕	周兰荃	张海亚
	李 林	陈泽顺	袁 平	

装帧设计	冯吉鑫	徐 聪	石 磊
	张 立	张伟明	黄勤勤

出版印制 于殿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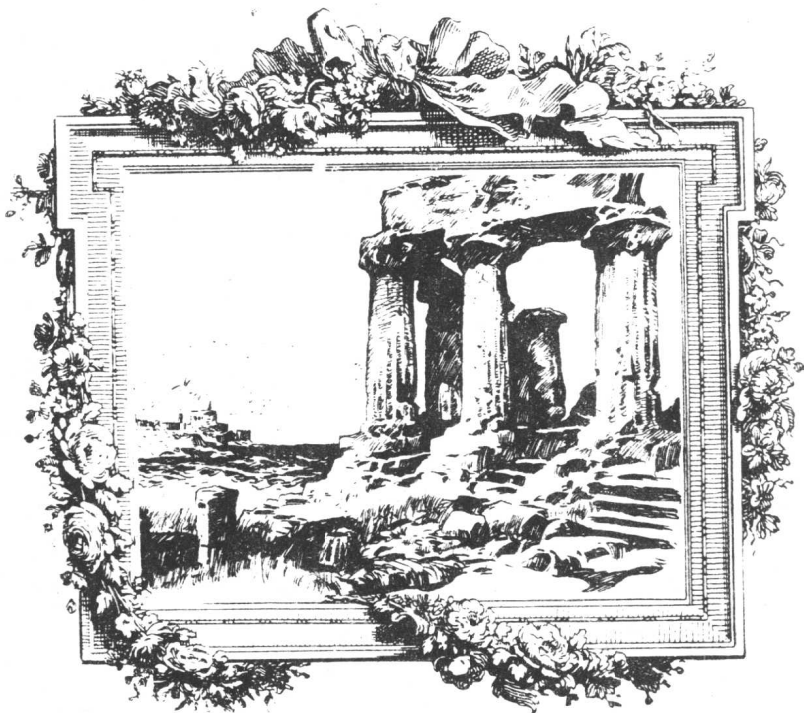
篇目目录

幻灭	1
死魂灵	181
基度山伯爵	319

幻灭

〈法〉巴尔扎克／著

张抗抗／缩写





作品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幻灭》是巴尔扎克的重要代表作，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直接的生活感受上，比其它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巴尔扎克用了将近八年的时间写成本书。本书出版于1843年，被编入《人间喜剧·外省生活场景》内。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法国的复辟王朝时期。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有梯度地展开着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主人公吕西安·沙尔东作为外省的诗人，受着十九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生活法则的鼓舞和吸引，怀着美好的幻想、充沛的激情来到巴黎，渴望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在这世界都市建立功名。

当时的巴黎，封建制度正在解体、等级观念受到削弱，凭借个人的才华在社会上发迹，成为资产者对有志青年的最大蛊惑。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

巴尔扎克用冷锐的现实主义剖刀，深入地揭示了当时法国文坛和新闻界残酷、黑暗的内幕。吕西安热烈的才情和出众的才华，被他周围的环境无情地扼杀；在贵族社会与商人所形成的门第和金钱的双重阴影里，诗人吕西安被迫与各种丑行交换所需，而理想最终仍归于破灭。

本书缩写本依据傅雷译本。在缩写过程中，集中选取了吕西安的悲惨遭遇，使其成为一部反映吕西安性格命运的小说。并尽力保持巴尔扎克犀利、深刻的风格，以便使今天的青年读者更加准确、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兴起中，铁与血的规则，为当代青年的行为提示一种参照。

原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著名小说家。

巴尔扎克幼年在学校里被认为是天资鲁钝的孩子。他的父母不曾相信他具有文学才能。但他断然拒绝了家庭为他安排的司法界的前程,选择了文学创作的人生道路,为世界文学史留下了以《人间喜剧》为总标题的九十多部经典文学作品。

巴尔扎克曾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大量的思想。”而他的《人间喜剧》不仅集中了大量的思想,也展示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各种“场景”,勾勒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各行各业的精神态势。

巴尔扎克的创作,从不抄袭任何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而是从生活体验出发,寻找和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即使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也按照现实生活提供的法则推论结果。恩格斯曾热情地赞扬巴尔扎克,称自己“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极大的满足”。

巴尔扎克的一生是在不倦的写作中度过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850年,年届五十的巴尔扎克终于同追求了十七年的俄国贵族韩斯卡夫人结婚。但是写出深刻悲剧作品的作家的生命,也走过了悲剧性的结尾——婚后五个月,巴尔扎克逝世了。

缩写者简介

张抗抗,女,1950年出生于杭州。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

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已发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三百余万字，出版各类专集十八种。曾获全国及各省市多种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1988年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1

吕西安·沙尔东像没有经验的情人赴约一样，第一个到达德·巴日东太太的府上。

德·巴日东府坐落在昂古莱姆。昂古莱姆是个古城，建立在一座圆锥形的岩顶上，夏朗德河在底下的草原中蜿蜒而过。城市位居要冲，自古是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必争之地。山脚下离昂古莱姆不远的夏朗德河边有一小镇，叫乌莫镇。镇上皮革业，洗衣业，一切与水源有关的商业，都聚集在夏朗德河边；河边还有酒馆，从水路来的各种原料的仓库，有货物过境的商号。这个正在兴旺富庶的市镇，可以说是第二个昂古莱姆。但是，因为政府机关，主教公署，法院，贵族，都集中在上城昂古莱姆，所以，尽管乌莫镇商业繁荣，势力一天天的增长，终究还是被算作昂古莱姆的附庸，称为下城。

上面是贵族和政府，下面是商业和财富。无论在什么地方，两个阵营总是经常对立的，很难说清楚上城和下城哪一个恨对方恨得更厉害。这局面在帝政时代还算缓和，自从王政复辟以来，九年之间变得严重了。住在昂古莱姆上城的多半是贵族或是年代悠久，靠产业过活的布尔乔亚，形成一个土生土长，从来不容外来者插足的圈子。难得有一户从邻省搬来的人家，在当地住上两百年，并和某一世家结了亲，勉强挤进这个圈子，而在本地人眼中他们仍像是昨天新来的。那些古老的家庭蹲在岩石顶上，好比多疑的乌鸦；历届省长，税务局长和行政机关，四十年来一再尝试，想叫他们归化；他们虽也出席官方的舞会宴会，却始终不让官方人士到他们家里去。这些贵族们嘴皮刻薄，专爱挑剔，又忌妒，又吝啬，只跟自己人通婚，结成一个紧密的队伍，不许一个外人进入，也不许一个人出去。他们谨守着闭塞的保王思想，没有真正的宗教情绪，只晓得吃斋念经，像他们住的城市和山岩一样毫无生气。不难想象，等级观念对于昂古莱姆和乌莫镇之间的对立情绪影响极大，工商界有钱，贵族穷的居多，彼此都用极其轻视

的态度对待对方,程度也不相上下。就连昂古莱姆的布尔乔亚也卷入了漩涡。上城的商人提到下城的商人,总是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口吻说:“他是乌莫镇上的!”王政复辟以后,政府把贵族放到了突出的地位,让他们抱起了一些只有社会大变革时才能实现的希望,因而更加扩大了昂古莱姆和乌莫镇的精神距离,比地理距离分隔的更清楚。这样,拥护政府的贵族社会,在昂古莱姆比法国其它地方显得更偏狭,乌莫人的地位竟像印度贱民一样,由此产生的一股潜在而深刻的仇恨,不仅使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那么令人吃惊地一致,并且把长期维持法国社会秩序的各种因素也摧毁了。宫廷贵族的傲慢使皇帝失去外省贵族的人心,外省贵族也伤害了布尔乔亚的面子,促成了他们的叛离。因此,一个乌莫镇出身的人,已故药房老板的儿子,还有做着看护妇的母亲和做工的妹妹的吕西安·沙尔东能踏进德·巴日东太太的府上,的确要算是一次小小的革命了。

巴日东府是昂古莱姆城里的一所豪华宅邸,是德·巴日东先生的祖上留下的遗产。德·巴日东先生的高祖原是一名市政官,路易十三时封为贵族。到他父亲辈上,决心做一个地道的贵族,把祖传的遗产花得精光,家道就此中落。到德·巴日东先生手上的就只有这座宅邸和一块每年可以收一万法郎上下租金的土地,而且都是只能世袭,不能出让。德·巴日东太太,在娘家时叫玛丽—路易丝—阿娜依斯·德·奈格珀利斯,小姐的父亲是个蛰居家园的老乡绅,靠着妻子的产业,即巴尔伯济约附近的一小块田地过活。他极会经营,自己酿酒,自己到集上去卖麦子,只要能多积几个钱扩充一下庄园,他是决不会怕别人笑话的。

穷乡僻壤接触音乐和文学的机会很少,德·巴日东太太居然对音乐和文学感兴趣。大革命时期,罗兹神甫^①的得意门生,尼奥朗神甫,带着作曲家的行装逃入埃斯卡尔巴那个小小的古堡。他教育老乡绅的女儿,充分报答了主人的情谊。阿依娜斯小姐,简称娜依斯,要不

^① 罗兹神甫——尼古拉·罗兹(1745—1819),一位颇知名的音乐家。

遇到尼奥朗神甫，只能自生自长，或者竟落入一个品性不良的女佣之手，那就更糟了。神甫不仅是一个音乐家，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很广博，懂得意大利文和德文。他把这两种语言和对位学教给小姐；给她讲解法、意、德三国的文学名著，同她一起研究各个大作曲家的音乐。当时的政局使他们与世隔绝，神甫为了消磨时间，教女学生念希腊文和拉丁文，又给她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男性教育，做母亲的也改变不了；况且姑娘从小在乡间长大，独往独来的倾向本来很强。尼奥朗神甫非常热情，富有诗意，天生的艺术家气质，颇有一些优点，见解独立，目光远大，没有布尔乔亚的成见。这种气质因为有它与众不同的深度，还能叫上流社会原谅他的狂妄，在私生活中却容易促成越规的行为，变作有害了。神甫感情丰富，他的思想也就感染了阿娜依斯；她不但和一般年轻姑娘一样会激动，还有乡下的孤独生活强加给她的这个趋向。尼奥朗神甫把大胆的探讨、敏捷的判断传给学生，没想到这些对男人极重要的长处，在一个生来要做主妇，过平凡生活的女性身上会变成缺点。虽则神甫不断的告诫学生，愈有学问愈要谦虚和顺；阿娜依斯小姐却自视甚高，老是不客气瞧不起人。她在周围只看见比她低微和对她惟命是听的人，养成一派贵妇人的礼数。可怜的神甫看着女学生各方面的虚荣心；不幸她没有遇到一个可作比较的人，帮助她衡量自己。乡居生活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伴侣。既不必在态度和衣着上头为别人作些小小的牺牲，也不必顾及别人而克制自己的习惯。

神甫死于一八〇二年，在他疼爱的孩子出嫁之前。他要活着，准会劝阻这门亲事。神甫死后，老乡绅的吝啬脾气，同无所事事的女儿的倔脾气发生冲突，使他觉得她是个大大的累赘，他决意替女儿攀亲，同许多父亲一样，不是为了女儿着想，而是求自己安宁。阿娜依斯小姐也是看透了婚姻，根本不放在心上，况且德·巴日东先生也算一个旧家子弟，巴日东的徽章已经有两百年历史，并不算辱没了自己的才情。

德·巴日东太太最初十几年的婚姻生活，是很平淡的。她先用自

己的精神力量和遥远的希望支持了一个时期,随后她承认限于财力,一心向往巴黎生活而不可能实现,便开始物色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孤独感到寒心。女人过着没有出路,没有风波,没有兴趣的生活,绝望之下往往会一时糊涂;可是德·巴日东太太身边连一时糊涂的男人也看不见,这就更加重了她内心的孤苦。她没有什么可期待,没有意外的事可以希望,守着比她自己大二十二岁、并且身体和精神虚弱到整天只会嘀嘀咕咕唠叨自己吃什么的丈夫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在法兰西帝国声威鼎盛,拿破仑把精锐部队送往西班牙的时候,德·巴日东太太一向落空的希望又醒过来了。她出于好奇,想见见那些听到命令就去征服欧洲的英雄,把骑士们神话式的奇迹重演一遍的人物。帝国禁卫军路过的地方,便是最吝啬最倔强的城市也不能不招待,省长市长预备好长篇演说,出去迎接,像恭迎圣驾一般。德·巴日东太太出席了一个团部招待本地人的舞会,看中了一个青年贵族,军阶不过是少尉,狡猾的拿破仑暗示他有做元帅的希望。两人的抑制、高尚、强烈的爱情,和当时一般随便结合随便分手的私情大不相同,而且经过死神之手,永远变为贞洁而神圣的了。瓦格拉姆一仗,一颗炮弹击中德·康特-克鲁瓦侯爵的胸口,炸毁了唯一画出德·巴日东太太美貌的肖像。他的死,给德·巴日东太太脸上罩上了一重凄凉的幕。当这块乌云消散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年华虚度、悔恨无穷的年龄,眼看着自己花残叶落,不禁重新燃起爱情的欲望,只求青春最后的笑容多留一些时日。深切地感受到外省生活的空寂落寞,德·巴日东太太一切卓越的才能都变成成为内心的伤口。倘使和一般饱餐过后,只想玩几个小铜子的男人接触之下而玷污自己,她势必要像银鼠一般羞愤而死。心高气傲使她逃过了外省那种可叹的私情。在虚无寂灭和周围的庸才俗物之间,像她这样卓越的女人宁可忍受虚无寂灭。在她心目中,婚姻生活和上流社会等于修道院。加尔默罗会的女修士靠宗教过活。过去没有听见过的外国名人在一八一五年至一八

二一年间发表许多作品，波纳尔和德·迈斯特两个大思想家^①的重要论著先后刊行，气魄较差的法国文学也在蓬蓬勃勃长出第一批枝条。德·巴日东太太拿这些读物来破除寂寞，思想可并不变得圆通，人也不见得更灵活。她内心深处仍未泯灭的对于文学艺术的热爱，也随着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卡西尔·德拉维涅和卡那利，贝朗瑞和夏多布里昂，维勒曼和埃尼昂，苏梅和蒂索，艾蒂安和达佛里尼，邦雅曼、贡斯当和拉米瑞，库赞和米肖^②，这些光荣的名字一起重新复活。但是，对文学艺术的酷爱在昂古莱姆是荒唐的嗜好，大家公开惋惜的怪癖。可就在德·巴日东太太浑身的文学艺术修养逐渐复苏的兴头上，乌莫镇上诞生了一颗诗歌新星，吕西安·沙尔东先生作为间接税稽核所所长杜·夏莱特先生对德·巴日东太太献媚的礼物引见给了德·巴日东太太。德·巴日东太太听说昂古莱姆也有一个“才华盖世的孩子”^③，一个青年诗人，比巴黎初升的明星更灿烂，她的快乐简直无法形容。她要见那个诗人，那个天使！

第三天，吕西安在杜·夏莱特先生带领下踏进德·巴日东太太家。诗人瞧见德·巴日东太太坐在一张垫子用细针密缝的长沙发上，面前摆着一个老式双座烛台，围着罩子。王后并不站起来，只是怪可爱的在椅子上扭了扭身子，心里直跳，觉得那姿势十分高雅。

吕西安的无比的美貌，羞怯的举动，还有他那声音，一切都使德·巴日东太太感到惊异。诗人本身已经是一首诗了。吕西安觉得这个女人名不虚传，偷偷打量了一番：德·巴日东太太同他理想中的贵族太太完全符合。她按照时行的款式，戴一顶直条子黑丝绒拼成的平顶帽。这顶大有中世纪风味的帽子，在青年人眼中愈加抬高了对方的身份。帽子下面露出一大堆黄里带红的头发，照着亮光的部分完全金

① 波纳尔(1754—1840)和德·迈斯特(1753—1821)都是反对大革命，拥护王权的右派思想家。

② 上述十六个人中除诗人卡那利是巴尔扎克虚构的以外，其他均系当时著名的诗人、作家。

③ 这句话是夏多布里昂1820年称赞雨果时说的。当时雨果十八岁，夏多布里昂五十二岁。

黄。蜷曲的部分红得厉害。据说，女人长着这种颜色的头发，别的部分很不容易配合；那位高贵的太太却是皮色鲜明，弥补了那个缺点。一双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雪白宽广、已经有皱褶的脑门，轮廓很显著；眼睛四周的色调像螺钿；鼻子两旁有两条蓝血管，细巧的眼圈儿因之显得更洁白。神采奕奕的长脸孔上长着一个鹰钩鼻，成为一个鲜明的标志，说明她容易激动，像孔代家族的人。头发没有完全遮住脖子。随便扣上的袍子露出雪白的胸脯，不难想见乳房丰满，位置恰当。德·巴日东太太伸出她保养很好而有些干枯的细长手指，很亲热的指着近边的椅子，要青年人坐下。杜·夏特莱坐在一把靠椅上。他们一谈就是三个小时，年轻的诗人被德·巴日东太太的谈话陶醉了。这三个小时，对吕西安简直是个梦，恨不得永远做下去。他的幻想只管盯着那双热烈的眼睛，照着烛光的美丽的鬓发，白得耀眼的皮肤，像是飞蛾见到光亮一样死盯着不放。那种女性的激动，德·巴日东太太重复了多年而吕西安觉得很新鲜的滥调，都使诗人深深地迷恋上了。吕西安来拜访时，没有带作品，吕西安是故意忘记带的，好作为下次再来的借口；德·巴日东太太也绝口不提，以便改天再要他念自己的作品。这不是初次见面就有了默契吗？

吕西安爱上德·巴日东太太，正像年轻人爱上第一个奉承他的女子，因为德·巴日东太太预言他前途无量，一定会享有大名。她使尽手段要吕西安成为她家中的常客，不但过甚其辞的赞美，还说吕西安是她有心要提拔的一个穷孩子；她故意把他缩小，好把他留在身边；她要吕西安做秘书，念书给她听。其实她爱吕西安，在当年那次惨痛的经历以后，她自己也想不到还能爱到这个程度。她暗暗责备自己，觉得爱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简直荒唐，单说身份，他就同自己离得多远！种种顾虑煽动起来的傲气，莫名其妙的在亲热的态度中流露出来，她一会儿目中无人，摆出一副保护人面孔，一会儿慈爱温柔，满嘴甜言蜜语。吕西安开头震于她高贵的地位，尝遍了恐惧，希望，绝望的滋味；可是经过痛苦与快乐的交替，第一次的爱情也在他心里种得深了。最初两个月，他把德·巴日东太太当做慈母一般照顾他的恩